

2022遇见·写诗的边防军人

这世上也许没有哪一个诗人像舒涛这样。他说，他首先是个军人，其次是读者，他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严格意义上的诗人。

遥远的西北，朝阳姗姗来迟，风吹过鸟鲁肯孜草原，空气中氤氲着青草香。一队骑兵迎着朝阳策马出营，踏上巡逻路。

队伍中，新疆阿勒泰军分区扎玛纳什边防连一级上士舒涛，脑海中还在萦绕着他昨晚熄灯后“写”下的一首诗：“山高林新晨雾深/日落入归晚霞稀/骏马萧萧驰边土/明月皎皎照兵心。”

这天是八一建军节。如同自己在军营度过的16个建军节一样，舒涛每逢这天

都会写下一首战味浓郁的边关诗。这是他为人民军队诞辰送上的一份礼物。16个建军节，16首边关诗，只是16年戍边岁月里，舒涛300多首诗作中的一部分。

诗言志。舒涛喜欢写诗。但他不觉得自己是诗人，更喜欢把写诗说成是一种习惯，一种表达。内心深处，他喜欢将一腔热血化作笔端流淌的诗句，那些坚守的日子就像岁月的书笺，“有柔肠千转/有豪情万丈/或低语啾啾/或呼啸而来……”每一首诗都与使命相连，都与忠诚有关。

16载军旅人生，舒涛说，自己就做了两件事：努力当个好兵。从列兵成长为军士，从一头乌发守到鬓角斑白，他执着于记录边防线上的青春，利用业余时间

间创作的边关诗，已被汇编成数本诗集。来到阿勒泰地区当兵的年轻战士，大多对他的诗耳熟能详。

写诗，一如16年的守望，已是舒涛生命的一部分，“诗是生活大海的闪光”。翻开沉甸甸的诗集，一幕幕边防军人破冰踏雪、历经艰险的画面，跃然纸上、映入眼帘。读诗，读懂老兵，也就读懂了军人的坚守。

2006年，舒涛入伍来到西北边陲的边防连。这个出生在三代从军家庭的小伙子，总感觉家里的长辈“特别有气质”；来到部队，舒涛才懂得，这种“气质”就是

诗是生活大海的闪光

■本报记者 陈小菁

军人多年养成的精气神。

诗意的传承，在舒涛的血脉中延续。北疆夏末，雨一场寒过一场，扎玛纳什边防连背靠着雪山，冷空气袭来，舒涛和战友在山上潜伏，冷得直打哆嗦。想起王维的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，他思绪万千，写下“潜伏在大山深处/头顶是天幕繁星/有任务在身的军人/便是祖国的眼睛”的诗句。

那次以后，舒涛懂得了什么是边防军人的豪情傲骨。孤独走在风雪中，心里只有一个方向——家乡。边防军人的家乡有两个，一个就在脚下，一个通向远方。而这个“远方”

也在诗里。每一首诗，都是一段洗礼、一次成长、一种见证。读懂了诗，就是读懂了平凡与伟大，读懂了家国与担当，更读懂了边防军人在风雪中勇毅前行的火热初心。

去年，扎玛纳什边防连来了一位母亲，是一位战友的妈妈。她来后，和战友们一起生活了半个月。

舒涛讲起这件事，眼眶红红的：“她是第一位来哨所的母亲，后来，她也成为我们共同的‘妈妈’。那段日子，我更觉得哨所像是一个家。我们在这里骑马巡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守望的不就是这个家和远方的家吗！”



编辑手记

驻守阿尔泰山16年，一级上士舒涛创作300多首诗——

一位老兵的诗与“远方”

■本报特约记者 刘郑伊 记者 李蕾 通讯员 王杰

特稿

在西陲边关守了16年，舒涛常会做同一个梦。

梦里，他独自一人走在阿尔泰山深谷，风雪模糊了双眼，眼前的山不像山，反而像是一道墙。远处传来母亲的声音，“涛儿”——母亲唤着舒涛的乳名，仿佛一瞬间，雪野出现一道光。循着光，他顶着风雪向前探路，直到一片草原铺满视线。

38岁的舒涛，新疆军区扎玛纳什边防连最老的兵。

连队位于阿尔泰山深处，来到这儿之前的头一天，舒涛才头一次听说“扎玛纳什”这个名字，还听说连队守防条件异常艰苦，但他却没想到，这儿的雪野竟是如此浩瀚，山路竟是如此崎岖，达坂竟是如此险峻。

16年，足以让一个人熟悉一个地方，也足以改变一个人。对舒涛来说，16年是他的奋斗青春，也是他的光辉岁月，无论是酸甜苦辣，还是摸爬滚打，这段日子经历的每一瞬已然刻进生命的年轮，如星辰一般夺目。

翻开舒涛的诗集，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在扎玛纳什/不止有秋风瘦马/更有诗与远方。”



图①：巡逻途中，舒涛眺望远方；图②：官兵骑马沿边巡逻；图③：巡逻途中，舒涛与界碑合影；图④：舒涛为哨所战友准备午餐；图⑤：执勤之余，舒涛专心阅读。

诗里有一群人的故事，也有一个时代的印记

■本报记者 李蕾 特约记者 刘郑伊

对话

记者：你如何理解驻守边关的苦与乐？

舒涛：守防最苦的就是守护驻哨点。刚到哨所，我曾担心自己能不能待得住。守在这里，我发现这里很美，

战友朝夕相处、情同手足。这里离家很远，骑马走在边防线上，用手触摸界碑，站在山顶眺望，我感觉自己被祖国注视，被家人牵挂，而我所热爱的一切就在身边，为国守防的每时每刻我都感到满足。

记者：你为什么喜欢写诗？

舒涛：哨所与世隔绝，空闲的时候就读书，读得多了便想写一些日常

感受，父母的期盼、爱人的守望、战友的关心、边关的壮美……这些都赋予了我写作的灵感，我在写作时遇见更好的自己，遇见成长，也在自我创作的诗中，读懂使命职责，读懂时代。

记者：你希望大家从你写的诗中读出什么？

舒涛：读出责任与情怀，每首诗都饱含我的热爱。戍边16载，是热爱让

我来到远方，是责任让我留在远方。诗里有我的青春、有我驻守的地方，能将个人梦想汇聚到强军兴军主业之中，我感到自豪。

记者：写诗的意义是什么？

舒涛：一首诗，是一群人的故事，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。一首诗带来的影响又何止一群人、一个时代。如今，写诗已成为连队传统，一首首诗就是连队生活的缩影，我们在战备训练、巡逻执勤时的感悟，都能在诗里找到对应。诗是军人的心声，也是我们

对祖国最质朴的告白。我期待边防一线涌现更多诗人，以笔言心，以诗言志，创作更多属于边防军人的时代诗篇。

她与舒涛的情意，这座雪山都记得。

舒涛同样相信，他对边防线的眷恋，雪山都记得。“等儿子长大后，我会和他讲讲雪山巡逻的故事。”舒涛觉得，这些故事是最好传承。

“纵马擎枪白云间/遥望蜀中龙泉山/待得小儿披甲日/与我同骑守边关。”这是舒涛写给儿子天天的诗。再过不久，就是小傢伙6岁生日，舒涛打算将这首诗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孩子。

天天生日那天，正值前哨官兵每周与家人的通话时间。舒涛和战友骑着军马一路翻山越岭，赶到10多公里外的科克崖顶峰——这里是哨所附近唯一有信号的地方。

思念之切，官兵跨上马出发。蹚过绝望坡，来到科克崖山顶。拿出手机接通视频，电话那头，儿子从妈妈手里抢过手机：“爸爸，爸爸……”听着儿子稚嫩

的童音，舒涛幸福极了，他对着手镜头，念出了他为儿子写的诗。

诗里的“龙泉山”是舒涛家乡的一座山，写下这首诗时，他刚刚结束一次边境潜伏任务。舒涛对儿子的期盼很简单，希望他长大后也能当一名边防军人，来到父辈守望的雪山。

舒涛说，把书社起名“理想书社”，是因为对青春来说，理想万岁，“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座属于理想的山谷。守好这个山谷，就是守好我们的青春。”

记者看到，读书室的墙壁上贴着很多诗，作者有韩永田、雷晋轩、江智建……舒涛告诉记者，这些都是今年新加入书社的战士写的诗。

坚守在远方，更多诗意的种子，正在萌芽。

遇见

“是你/为了这一生的春夏秋冬/默默于平凡中无悔/微笑于平淡中安宁”

舒涛创作的300多首诗中，他最满意的是这首《为了这一生的风景》。回首16年军旅岁月，他说，没做过惊天动地的事，自己却很“知足”。

16年前来到军营，舒涛第一次读懂了父辈。“是父亲把我送到军营，还教我打背包。”忆及入伍之初的情景，舒涛脸上挂着笑容。

舒涛出生在一个三代从军的家庭。爷爷在抗美援朝战场英勇作战；20多年后，父亲驻守大西北保家卫国；时光车轮再次转动，年轻的舒涛接过父辈手中的“接力棒”，走进边关军营戍边守防。

在这个离家很远的远方，舒涛遇见大山，遇见戈壁，遇见了不一样的自己。舒涛刚到3号界碑哨所那天，艰苦环境让他一度想“回头”：“不通电、不通网、不通风，煮饭靠烧柴火，照明靠油灯，遇到恶劣天气补给中断，大家只能挖野菜充饥……”

哨所附近一片石山上，镌刻着“乐守边关”几个大字。驻哨第一天，舒涛曾感到疑惑，守边关，有何“乐”可言？后来，在和哨所战友的朝夕相处中，舒涛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——这里的兵特别喜欢笑。

舒涛记得，第一次和班长去搬马料，空气中弥漫着类似于煤灰的灰尘，即便戴了口罩，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，每个人都变得灰头土脸。但干完活儿，摘掉口罩，大家却都咧着嘴笑起来。

雪山映衬下，舒涛注意到战友的笑脸，就像融化冰雪的阳光，纯粹而质朴。舒涛被这笑容深深感染了，从那以后，也开始变得爱笑，变得乐观起来。

哨所星空浩瀚，美不胜收。这里远离繁华，远离亲友，日复一日生活平淡枯燥。舒涛有时会在夜深人静时翻来覆去，内心郁结着莫名的焦虑。

写诗，成了舒涛心灵的寄托。白天，他策马巡逻边境线；深夜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创作。舒涛发现，他的内心迸发的情怀，大多是在草原上纵马巡逻时收获的。在他看来，像古人一样戍守塞外，本身就是一件富有诗意的事。

在舒涛的笔下，边关的一草一木都成为了他诗词里的素材。写熟悉的人，写陌生的物。舒涛说，时间再久，心也不

般在脑海展开。

渐渐地，舒涛开始喜欢沉浸在阅读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洗礼当中。阅读的过程也是沉淀的过程。舒涛的内心渐渐褪去烦躁，变得成熟起来。

“孤寂的岁月，是阅读拯救了我。”舒涛说，他的第一身份是战士，然后是读者。他觉得，阅读的过程就是“遇见”的过程。戍边16载，几乎每一个寂静的夜晚，他遇见李白，遇见辛弃疾，也遇到雪莱，遇到泰戈尔……

在阅读中，舒涛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，对理想、对人生也有了更多理解。他开始尝试把心里的话写下来。“最初的诗，只是一些心里话。我只是想要尝试去记录，但正是这些文字，让我的守防生活越来越有方向。”

有了目标，舒涛决定开始新的尝试。高中毕业的舒涛，起初最头疼的就是韵律。拿起笔，他将心中情感倾注纸上：为了解决押韵问题，他不仅读诗而且背诗。

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。”那些文字的气息像墨迹一样，渗透到了舒涛身上。再次提笔、落笔，他感到从容了许多。

写诗，成了舒涛心灵的寄托。白天，他策马巡逻边境线；深夜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创作。舒涛发现，他的内心迸发的情怀，大多是在草原上纵马巡逻时收获的。在他看来，像古人一样戍守塞外，本身就是一件富有诗意的事。

在舒涛的笔下，边关的一草一木都成为了他诗词里的素材。写熟悉的人，写陌生的物。舒涛说，时间再久，心也不

会孤独；距离再远，天边也是归宿。“乱石滩上一朵不知名的小花/顽强的生命穿过重重阻碍/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最终向阳生长。”

“好好站岗。”妻子裹着大衣，一步也不愿远离舒涛，执拗地站在离爱人不远的地方陪着他一起站岗。

那段时间，妻子就是舒涛的灵感源泉。“时间很短/一个月的时光悄然飞逝/三公里的风雪也经不起迈步/那随着寒风渐渐远去的身影/留下一抹颜色/是雪的白/更是白的雪。”

妻子到了返家的时间，舒涛给她做了一个相册，把夫妻二人在连队一起度过的时光珍藏其中。返程大巴上，妻子翻开相册，看着扉页上丈夫亲笔写的一首诗《雪山之恋》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看见了吗/那挥舞着手依依不舍的天空/和那雪山之巅一抹绽放的晨光/是啊/万物有情雪山有爱/爱上了这片土地/便是一生的相恋。”

妻子是倔强的，就像那次默默在风雪中陪伴舒涛站岗一样，十几年来，舒涛每次面临进退两难的人生选择时，她都会在背后默默给予支持。

坐在大巴车内，望着窗外的雪山渐行渐远，王芸已经爱上了这片土地——

聊到妻子，舒涛眼中闪着光：“是她的

守护，支撑着我的守护。”那年，妻子瞒着他到连队探亲。“她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而是心疼。”舒涛说，一路上妻子换乘倒车的艰辛，他能想象得出来。

“见到你所有辛苦都值得了……”妻子笑着，风风火火地从包里拿出亲手做的腊肠腊肉，让舒涛和战友们分享。

傍晚，舒涛上哨了，寒风袭来，天上开始飘落雪花。站在哨位上，舒涛看着雪花飞舞。模糊的视线中，远处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“好好站岗。”妻子裹着大衣，一步也不愿远离舒涛，执拗地站在离爱人不远的地方陪着他一起站岗。

那段时间，妻子就是舒涛的灵感源泉。“时间很短/一个月的时光悄然飞逝/三公里的风雪也经不起迈步/那随着寒风渐渐远去的身影/留下一抹颜色/是雪的白/更是白的雪。”

妻子到了返家的时间，舒涛给她做了一个相册，把夫妻二人在连队一起度过的时光珍藏其中。返程大巴上，妻子翻开相册，看着扉页上丈夫亲笔写的一首诗《雪山之恋》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看见了吗/那挥舞着手依依不舍的天空/和那雪山之巅一抹绽放的晨光/是啊/万物有情雪山有爱/爱上了这片土地/便是一生的相恋。”

妻子是倔强的，就像那次默默在风雪中陪伴舒涛站岗一样，十几年来，舒涛每次面临进退两难的人生选择时，她都会在背后默默给予支持。

坐在大巴车内，望着窗外的雪山渐行渐远，王芸已经爱上了这片土地——